

中
国
禁
毁
小
说
百
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言 世 型

(明) 陆人龙 著

下 册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苗峒，尽完积欠，还有甚通贿？害人媚人，难为公道？”这会巡按也有个难为秦凤仪光景，因‘害人媚人’一句牵了他心，倒避嫌，不难为他。停了半年，秦凤仪得升同州州同，寔知府反因此与同知交讦，告了致仕，同秦凤仪一路北回。秦凤仪道：“因我反至相累。”寔知府道：“贤弟，官职人都要的，若为我要高官，把人排陷，便一身暂荣，子孙不得昌盛；我有田可耕，有子可教。罢了，这不公道时世，还做甚官？”后来秦凤仪考满，再转彰德通判，做了寔知府公祖，着实两边交好，给由升南江部主事，转北兵部员外，升郎中，升扬州知府，恰好寔知府又荐地方人材，补凤翔知府，升淮扬兵道。此时石不磷方在广陵，都会在一处。两个厚赠石不磷，成一个巨富人。

呜呼！一言相托，不以女色更心，正是“贤贤易色”。一日定交，不以权势易念，真乃贱见交情。若石不磷非知人之杰，亦何以联两人之交？三人岂不足为世间反面寡情的对证！



第二十一回

匿头计占红颜 发棺立苏杲婿

金鱼紫绶拜君恩，须念穷檐急抚存。
丽日中天清积晦，阳春遍地满荒村。
四郊盗寝同安孟，一境冤空少覆盆。
亶亶弦歌歌化日，循良应不愧乘轩。

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未做官时，须办有匡济之心，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。一做官时，更当尽展经纶之手。即如管抚字，须要兴利除害，为百姓图生计，不要尸位素餐；管钱谷，须要搜奸剔弊，为国家足帑藏，不要侵官剥众；管刑罚，须要洗冤雪枉，为百姓求生路，不要依样葫芦。这方不负读书，不负为官。若是戴了一顶纱帽，或是作下司，凭吏书；作上司，凭府县，一味准词状、追纸赎、收礼物，岂不负了幼学壮行的心。但是做官多有不全美的，或有吏才，未必有操守，极廉洁，不免太威严，也是美中不美。

我朝名卿甚多，如明断的有几个。当时有个黄绂，四川参政。忽一日，一阵旋风，在马足边刮起，忽喇喇只望前吹去，他便疑心，着人随风去，直至崇庆州西边寺，吹入一个



池塘里才住。黄参政竟在寺里，这些和尚出来迎接。他见两个形容凶恶，他便将醋来洗他额角，只见洗出网巾痕来，一打一招。是他每日出去打劫，将尸首沉在塘中，塘中打捞果有尸首。又有一位鲁穆出巡，见一小蛇随他轿子后边，也走入池塘。鲁公便干了池，见一死尸缠一磨盘在水底。他把磨盘向附近村中去合，得了这谋死的人。还有一位郭子章，他做推官。有猴攀他轿杠，他把猴藏在衙中，假说衙人有椅，能言人祸福，哄人来看。驼猴出来，扯住一人，正是谋死弄猢猻花子的人。这几位都能为死者伸冤，不知更有个为死者伸冤，又为生者脱罪的。我朝正统中有一位官，姓石名璞。仕至司马，讨贵州苗子有功。他做布政时，同僚夫人会酒，他夫人只荆钗布裙前去。见这各位夫人穿了锦绸，带了金银，大不快意。回来石布政道：“适才会酒你坐第几位？”道：“第一位。”石布政道：“只为不贪赃，所以到得这地位；若使要钱，怕第一位也没你坐分。”正是一个清廉的人，谁晓他却又明决。

话说江西临江府峡江县，有一个人家，姓柏，名茂，号叫做清江。是个本县书手，做人极是本分，不会得舞文弄法，瞒官作弊。只是赚些本份钱儿度日，抄状要他抄状钱，出牌要他出牌钱，好的便是吃三盅也罢。众人讲公事，他只酗酒，也不知多少堂众，也不知那个打后手。就在家中饭可少得，酒脱不得，吃了一醉，便在家中胡歌乱唱，大呼小叫，白了眼，是处便撞，垂着头，随处便倒？也不管桌，也不管凳，也不管地下。到了年纪四十多岁。一发好酒。便是见官，也要吃了盅去，道：“是壮胆。”人请他吃酒，也要润润喉咙去，道打脚地。十次吃酒，九次扶回，还要吐他一身作谢。多也



醉，少也醉，不醉要吃，醉了也要吃。人人都道他是酒鬼。娶得一个老婆蓝氏，虽然不吃酒，倒也有些相称，不到日午不梳头，有时也便待明日总梳；不到日高不起床，有时也到日中爬起。鞋子常是倒跟，布衫都是油腻，一两麻，积有二十日，一匹布，织一月余。喜得两不憎嫌。单生一女，叫名爱姐，极是出奇。她却极有颜色，又肯修饰：

眉蹙湘山雨后，身轻垂柳风来，
雪里梅英作额，露中桃萼成腮。

人也是数一数二的，只是爹娘连累，人人都道他是酒鬼的女儿，不来说亲，蹉跎日久，不觉早已十八岁了。愁香怨粉，泣月悲花，也是时常所有的。一日，有个表兄姓徐，叫徐铭，是个暴发儿财主。年纪要莫二十六七，人物儿也齐整，极是好看。家中义儿、媳妇、丫头不择好丑，没一个肯放过。自小见表妹时已有心了，正是这日，因告两个租户，要柏清江出一出牌。走进门来，道：“母舅在家么？”此时柏清江已到衙门前，蓝氏还未起，爱姐走到中门边，回道：“不在。”那蓝氏在楼上，听见是徐铭，平是极奉承他的。道：“爱姐，留里边坐，我来了。”爱姐就留来里边坐下，去煮茶。蓝氏先起来，床上缠了半日脚，穿好衣服，又去对镜子掠头。这边爱姐早已拿茶出来了。徐铭把茶放在桌上，两手按了膝上，低了头，痴痴看了道：“爱姑，我记得你今年十八岁了。”爱姐道：“是。”徐铭道：“说还不曾吃茶哩，想你嫂嫂，十八岁已养儿子了。”爱姐道：“哥哥，是两个儿子么？”徐铭道：“还有一个怀抱儿，雇奶子奶的，是三个。”爱姐道：“嫂嫂好



么？”徐铭故意差接头道：“丑，赶不上你个脚指头，明日还要娶两个妾。”正说时蓝氏下楼。问：“是为官司来么？”吃了茶，便要别去。蓝氏道：“明日我叫母舅来见你。”徐铭道：“不消，我自来。”次日果然来，竟进里边。见爱姐独坐，像个思量什么的，他轻轻把他肩上一搭道：“母舅在么？”爱姐一惊，立起来道：“又出去了。昨日与他说，叫他等你，想是醉后忘了。”徐铭道：“舅母还未起来。”爱姐道：“未起，我去叫来。”徐铭道：“不要惊醒他。”就一把攥爱姐同坐。爱姐道：“这甚么光景。”徐铭道：“我姊妹们何妨，”又扯他手道：“怎这一双笋尖样的手，不带一双金镯子与金戒指？”爱姐道：“穷，那得来？”徐铭道：“我替妹妹好歹做一头媒，叫你穿金戴银不了，只是你怎么谢媒？”觐觐觐的缠了一会，把他身上一个香囊扯了，道：“把这谢我罢。”随即起身。道：“我明日再来。”去了。此时爱姐被他缠扰，已动心了。又是柏清江每日要在衙门前寻酒吃，蓝氏不肯早起，这徐铭便把官事做了媒头，日日早来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忽一日拿了支金簪，两个金戒子，走来道：“贤妹，这回你昨日香囊。”爱姐道：“甚么物事？要哥哥回答。”看了甚是可爱，就收了。徐铭道：“妹妹，我有一句话，不好对你说，舅舅酒糊涂，不把你亲事在心，把你青年误了。你嫂嫂你见的，又丑又多病，我家里少你这样一个能干人，我与你是姊妹，料不把来做小待。”爱姐道：“这要凭爹娘。”徐铭道：“只要你肯，怕他们不肯。”就把爱姐捧在膝上，把脸贴去道：“妹妹似我人材性格家事，也对得你过，若凭舅老这酒糟头，寻不出好儿。”爱姐道：“兄妹没个做亲的。”徐铭道：“尽多，尽多，暗做亲多，明做亲的也不少。”爱姐笑道：“不要胡说。”一推，立了起身。只



听得蓝氏睡醒，讨脸汤，徐铭去了。

自此来来往往，眉留目恋，两边都弄得火滚。一日徐铭见无人，把爱姐一把抱定，道：“我等不得了。”爱姐道：“这使不得，若有苟且，我明日怎么嫁人？”徐铭道：“原说嫁我。”爱姐道：“不曾议定。”徐铭道：“我们议定是了。”爱姐只是不肯。徐铭便双膝跪下道：“妹子，我自小儿看上你，到如今可怜可怜。”爱姐道：“哥哥不要歪缠，母亲听得不好。”徐铭道：“正要他听得，听得强如央人说媒了，事已成，怕他不肯。”爱姐狠推，当不得他恳恳哀求，略一假撇呆，已初徐铭按住揪在凳上。爱姐怕母亲得知，只把手推，鬼厮闹道：“罢，哥哥饶我吧，等做小时凭你。”徐铭道：“先后一般，便早上手些儿更妙。”爱姐只说一句“羞答答成甚模样”，也便俯从。早一点着，爱姐失惊，要走起来，苦是怕人知，不敢高声。徐铭道：“因你不肯，我急了些。如今好好儿的，不疼了。”爱姐只得听他再试，柳腰轻摆，修眉头蹙，嚶嚶甚不胜情。徐铭也只要略做一做破，也不要定在今日尽头。爱姐已觉烦苦极了，鲜红溢于衣上。

娇莺占高枝，摇荡飞红萼，

可惜三春花，竟在一时落。

凡人只在一时错，一时坚执不定。贞女、淫妇只在这一念关头，若一失手，后边越要挽回越差，必至有事。自此一次生，两次熟，两个渐入佳境。兴豪时也便不觉丢出一二笑声，也有些动荡声息，蓝氏有些疑心。一日听得内坐起边，竹椅咯咯有声，轻轻蹙到楼门边一张，却是爱姐坐在椅上，



徐铭站着，把爱姐两腿架在臂上，爱姐两支手搂住徐铭脖子，下面动荡，上面亲嘴不了。蓝氏见了，流水跑下楼下。两个听得响，丢手时，蓝氏已到面前，要去打爱姐时，徐铭道：“舅母不要声张，声张起来你也不像，我们两个已约定，我娶他做小，只不好对舅母说。如今见了，要舅母做主调停了。十八九岁还把他留在家里，原也不是。”爱姐独养女儿，蓝氏原不舍难为的，平日又极趋承这徐铭，不觉把这气丢在东洋大海。只说得几声：“你们不该做这事，叫我怎好，酒糊涂得知怎了？”只是叹气连声。徐铭低声道：“这全要舅母遮盖调停。”这日也弄得一个爱姐躲来躲去，不敢见母亲的面。第二日，徐铭带了一二十两首饰来送蓝氏，要他遮盖，蓝氏不收，徐铭再三求告，收了。道：“这酒糊涂没酒时，他做人执泥，说话未必听；有了酒他使酒性，一发难说话。他也只为千择万选，把女儿留到老大，若说做你的小，怕人笑他，定是不肯。只是你两个做到其间，让你暗来往吧。”三个打了和局，只遮柏清江眼。甥舅们自小往来的，也没人疑心，任他两个倒在楼上行事，蓝氏在下观风。日往月来，半年有余。蓝氏自知女儿已破身，怕与了人事，有口舌，凡是媒婆，都借名推却。那柏清江不知头，道：“男大须婚，女长须嫁，怎只管留他在家，替你做用？”蓝氏乘机道：“徐家外甥说要他。”那柏清江带了分酒，把桌来一掀，道：“我女儿怎与人做小？姑舅姊妹，嫡嫡亲，律上成亲也要离异的。”蓝氏与爱姐暗暗叫苦。又值一个也是本县书手简胜，他新丧妻，上无父母，下无儿女，家事也过得，因寻柏清江，见了他女儿，央人来说。柏清江道：“他单头独颈，人也本分。”要与他，娘儿两个执拗不定。行了礼，择三月初九娶亲，徐名知道也没奈何。一



日走来望爱姐，爱姐便扯到后边一个小园里，胡床上把个头眠紧在他怀里，道：“你害我，你负心，当时我不肯，你再三央及许娶我回去，怎竟不说起？如今我破冠子，怎到人家去？”徐铭道：“这是你爹不肯，就是如今你嫁的是个小官，他在我后门边住，做人极贫极狠，把一个花枝般妻子，叫他熬清守淡。又无日不打闹，将来送了性命，如今把你凑第二个。”爱姐道：“爹说他家事好。”徐铭道：“你家也做书手，只听得他爹打板子，不听得你爹赚银子。”爱姐听了好生不乐，道：“适才你说在你后门头，不如我做亲后，竟走到人家来。”徐铭道：“你家没了人，怕要问你爹讨人，累你爹娘。”爱姐道：“若使我在他家里，说是破冠子，做出来到官，我毕竟说你强奸。”徐铭道：“强奸可是整半年奸去的，你莫慌，我毕竟寻个两全之策才好。”

杨花漂泊滞人衣，怪杀春风惊欲飞。

何得押衙轻借力，顿教红粉出重围。

爱姐道：“你作速计议，若我有事，你也不得干净。”徐铭一头说，一头还要来顽耍，被爱姐一推道：“还有甚心想缠帐我？嫁期只隔得五日，你须在明后日定下计策复我。”徐铭果然回去，粥饭没心吃，在自己后园一个小书房里行来坐去，要想个计策。只见一个奶娘王靓娘，抱了他一个小儿子进园来耍，就接他吃饭。这奶娘脸儿虽丑，身体苗条，与爱姐不甚相远，也争得一双好小脚。徐铭见了道：“这妮子我平日寻他，做杀张致；我与家人媳妇、丫头有些帐目，又来缉访我，又到我老婆身边挑拨，做他不着罢。”筹画定了，来回复



爱姐，爱姐欢喜，两个又温一温旧回来。做亲这日，自去送他上轿。

那个小官因是填房，也不甚请亲眷。到晚两个论起，都是轻车熟路，只是那爱姐却怕做出来，故意的做腔做势，见他立拢来，脸就通红，略来看一看，不把头低，便将脸侧了。坐了灯前再不肯睡。简小官催了几次，道：“你先睡”，他却：

锦抹牢拴故殢郎，灯前羞自脱明珰，
香消金鸭难成寐，寸断苏州刺史肠。

漏下二鼓，那简小官在床上模拟半日，伸头起来张一张，不见动静，停一会又张，只见他虽是卸了妆，里衣不脱，靠在桌上。小简道：“爱姑，夜深了，你困倦了，睡了吧。”他还肯，小简便一抱抱到床里，道：“不妨得，别个不知痛痒，我老经纪伏事个过的，难道不晓得路数？”要替他解衣。扭扭捏捏，又可一个更次，到主腰带子，与小衣带子都打了七八个结，定不肯解，急得小简情极，连把带子扯断。他道：“行经。”小简道：“这等早不说，叫我吃这许多力。”只得搂在身边，干调了一会睡了。三朝，女婿到丈人家去拜见。家中一个小厮，叫做发财。爱姐道：“你今做新郎，须带了他去，还像模样。”小简道：“家中须没人做茶饭与你。”爱姐道：“不妨，单夫独妻，少不得我今日也就要做用起。”小简听了，好不欢喜。出门半晌，只见一个家人挑了两个盒子，随了一个妇人进门，爱姐也不认得，见了。道：“是徐家着人来望，送礼。”爱姐便欢天喜地，忙将家中酒肴待他。那奶子道：“亲娘，我近在这里，常要来的，不要这等费心。”爱姐



便扯来同坐，自斟酒吃与他。外边家人，正是徐豹，是个蛮牛，爱姐也与他酒吃。吃了一会，奶娘原去得此货，又经爱姐狠劝，吃个开怀，醉得动不得了。外边徐豹忙赶来道：“待我来伏事他。”将他衣服脱下，叫爱姐将身上的衣服脱了与他；内外新衣，与他穿札停当。这奶子醉得哼哼的，凭他两个搏弄。徐豹叫爱姐快把桌上酒肴收拾，送来礼并奶子旧衣，都收拾盒内，怕存形迹，被人识破；他早将奶子头切下，放入盒里。爱姐扮做奶子，连忙出门。

纷纷雨血洒西风，一叶新红别院中。

纪信计成能诳楚，是非应自混重瞳。

徐铭已开后门接出来，揭着爱姐道：“没人见么。”爱姐道：“没人。”又道：“不吃惊么？”爱姐道：“几乎惊死，如今走还是抖的。”进了后园重赏了徐豹。又徐铭更一面叫人买材，将奶子头盛了，雇作抬出去。只因奶子日日在街上，走东家，跑西家的，怕人不见动疑。况且他丈夫来时也好领他看材，他便心死。一面自叫了一乘轿，竟赶到柏家，小简也待起身。徐铭道：“简妹丈，当日近邻，如今新亲，怎不等我陪一钟？”扯住又灌了半日。道：“罢，罢，晚间有事做，十分醉了，不惟妹丈怪我，连舍妹也怪我。”大家一笑送别了。只见小简带了小厮到家。一路道：“落得醉，左右今日还是行经。”踉踉跄跄走回道：“爱姑，我回来了，你娘上覆你，叫你不要记挂。”正走进门，忽见一个尸首，又没了头，吃上一惊道：“是，是，是那个的？”叫爱姑时，并不见应，寻时并不见人。他细看时，穿的正是爱姐衣服。他做亲得两三日，也不真，



便放声哭起我的人来。道：“甚狠心贼，把我一个标标致致的，真黄花老婆杀死了。”哭得震天响。邻舍问时，发财道：“是不知甚人，把我们新娘杀死。”众人便跟进来，见小简看着个没头尸首哭。众人道：“是你妻子么？”小简道：“怎不是？穿的衣服都是，只不见头。”众人都道：“奇怪，帮他去寻，并不见头。”众人道：“这等该着人到 he 家里报。”小简便着发财去报。柏清江吃得个沉醉，蓝氏也睡了。听得敲门，蓝氏问时，是发财，得了这报，放声大哭，把一个柏清江惊醒，道：“女大须嫁，这时好不快活，在那里，要你哭？”蓝氏道：“活酒鬼，女儿都死了。”柏江青道：“怎就弄得死，我不信。”蓝氏道：“现有人报。”柏清江这番也流水赶起来，道：“有这等事，去，去，去！”也不戴巾帽，扯了蓝氏，反锁了门，一径赶到简家，也只认衣衫，哭儿哭肉，问小简要头。小简道：“我才在你家来，我并不得知。”柏清江道：“你家难道没人？”小简道：“实是没人。”蓝氏道：“我好端端一个人嫁你，你好端要还我个人。我只问你要，斧打凿，凿入木。”小简对这些邻舍道：“今日曾有人来么？”道：“我们都出外生理，并不看见。”再没一个人捉得头路着。大家道：“只除非是贼，他又不要这头，又不曾拿家里甚东西，真是奇怪。”胡猜鬼混，过了一夜。

天明一齐去告。告在本县钮知县手里，知县问两家口，一边是嫁来的，须不关事，一边又在丈人家才回。贼又不拿东西，奸又没个踪影，忙去请一个蒙四衙计议。四衙道：“待晚生去相验便知。”知县便委了他，他就打轿去看了。先把一个总甲道：“是地方杀死人命大事，不到我衙里报，打下十板发威。”后边道：“这人命奇得紧，都是偿得命，都是走不开



的。若依我问，平白一个人家，谁人敢来？一定新娘子做腔不从，撞了这简胜酒头上，杀死有之。或者柏茂夫妻纵女通奸，如今奸夫吃醋，杀死有之，只是岂有个地方不知？这是邻里见他做亲，甚齐备，朋谋杀人劫财也是有的。如今并里长一齐带到我衙中，且发监，明日具个由两请。”果然把这些人监下。柏茂与简胜央两廊人去讲。典史道：“论起都是重犯，既来见教，柏茂夫妻略轻些，且与计保。”这些邻舍是日趁日吃穷民，没奈何怕作人命干连，五斗一石，加上些船儿钱，管官包儿，小包儿，直衙管门包儿，都去求放，抹下名字。他得了，只把两个紧邻解堂，里长他道不行救护，该十四石，直诈到三两才歇。

次日解堂，堂尊道：“我要劳长官问一个明白，怎端然这等葫芦提？我想这个，柏茂嫁与简胜，不干柏茂事了；若说两邻，他家死人，怎害别人？只在简胜身上罢。”把个简胜双夹棍，简胜是小官儿，当不过，只得招酒狂一时杀死。问他头，他道撇在水中，不知去向。知县将来打了二十，监下。审单道：

简胜娶妻，方三日耳，何仇何恨，竟以酒狂手刃，委弃其头，惨亦甚矣。律以无故杀妻之条，一抵不枉。里邻那魁、荣显，坐视不救，亦宜杖惩。

多问几个罪，奉承上司，原下司法儿。做了招，将一千人申解按察司，正是石廉使；他审了一审，也不难为。驳道：“简胜三日之婚，爱固不深，仇亦甚浅，招曰酒狂，可狂之至是也？首既然不获，证亦无人，难拟以辟，仰本府刑厅



确审解报。”这刑厅姓扶。他道：“这廉宪好多事，他已招了水落头去，自然没处寻，他家里杀，自然没人见。”取来一问。也只原招。道：

手刃出自简胜口供，无人往来，则吐之郅魁，荣显者，正自杀之证也。虽委头于水，茫然无迹，岂得为转脱之地乎？

解去，石廉使又不释然，道：“捶楚之下，要使没有含冤的才好，若使枉问，生者抱屈，那死的也仇不曾雪，终是生列皆恨了。这事我亲审，且暂寄监。”他亲自沐浴焚香到城隍庙去烧香，又投一疏，道：

璞以上命，秉堯一省；神以圣恩，血食一方。理冤雪屈，途有隔于幽明，心无分于显晦。倘使柏氏负冤，简胜抱枉，固璞之罪，亦神之羞，唯示响迹，以昭诬枉。

石廉使烧了投词，晚间坐在公堂，梦见一个“麥”字，醒来到：“字有两个人字，想是两个杀的。”反复解不出，心生一计，吊审这起事。

人说石廉使亲提这起，都来看，不知他一挨，直到二鼓才坐，等不得的人都散了。石廉使又逐个问，简胜道：“是冤枉，实是在丈人家吃酒，并不曾杀妻。”又叫发财，恐吓他，都一样话。只见石廉使叫两个皂隶上前，密密吩咐道：“看外边有甚人，拿来。”皂隶赶出去见一个小厮，一把捉了，便去



带进。石廉使问他：“你甚人家，在此窥伺。”小厮惊得半日做不得声，停了一会道：“徐家。”石廉使问道：“家主叫甚名字？”小厮道：“徐铭。”石廉使把笔在纸上写。是双立人一个“夕”字。有些疑心，道：“你家主与那一个是亲友？”小厮道：“是柏老爹甥。”石廉使想道：莫非原与柏茂女有奸，怪他嫁杀的。叫放去，这起犯人且另日审。外国都哄然笑道：“好个石老爷，也不曾断得甚无头事。”过了一日，又叫两个皂隶：“你密访徐铭的紧邻，与我悄地拿来。”两个果然做打听亲事的，到徐家门前问。他左邻卖鞋的谢东山，道：“徐铭三月十一的事你知道么？”谢东山道：“小的不知。”石廉使道：“他那日曾做甚事？”道：“没甚事。”石廉道：“想来。”想了一会，道：“三月他家曾死一个奶子。”石廉使道：“谁人殍殁，扛抬？”道：“忤作卢麟。”石廉使即吩咐，登时叫仵作卢麟，即刻赴司候检柏氏身尸，差人飞去叫来。石廉使叫卢麟：“你与徐铭家抬奶子身尸在何处？”道：“在那城外义冢地上。”石廉使道：“是你人的殍么？”道：“不是小人，小人只扛。”石廉使道：“有些古怪么？”卢麟道：“轻些。”石廉使就打轿。带了忤作到义冢地上，叫忤作寻认，认了一会，人出来。石廉使道：“仍旧轻的么？”忤作道：“是轻的。”石廉使道：“且掀开来。”只见里边骨碌碌滚着一个人头，石廉使便叫人速将徐铭拿来，一面叫柏茂认领尸棺。柏茂夫妻望着棺材哭，简胜也来哭。谁知天理昭昭，奶子阴灵不散，便这头端然如故。柏茂夫妻两个哭了半日，揩着眼看时，道：“这不是我女儿头。”石廉使道：“这又奇怪了，莫不差开了棺？”叫忤作，忤作道：“小人认得极清的。”石廉使道：“只待徐铭到便知道了。”两个差人去时，他正把爱姐藏在书房里，笑那简

